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五回 翠華想像空山裡

真相查明了，克林威爾和溫布敦果然與白衣長老勾結，打著姜森的旗子，卻把他蒙在鼓裡。黑金剛等人在會館中找到大批資料及證物，要姜森前去會館，共同驗證。黑金剛還查出另一條線索，要文祥等趕去蘇活區的一個「藝術人世界」，找一位名叫納金高的藝術家。

「『藝術人世界』？是個公開場所還是行政區域？」文祥聽得一頭霧水。

「那裡我知道。」湯姆說。

「找到以後呢？」文祥又問。

「找到後用影音系統和我聯絡，我們來個空中對質。」

「急嗎？」

「很急，有幾個關鍵問題非問他不可，千萬不要被牠溜了。」

黑金剛交待完畢，收了影音。文祥問湯姆：「請問『藝術人世界』怎麼去？」

湯姆說：「我帶你們去。」

文祥說：「現在很晚了，你告訴我們就好。」

湯姆頑皮的眨一眨眼，說：「不是我不告訴你，那個地方不好找。」

姜森說：「那個地方在電腦城下方，不是一個普通的地區，一定要熟人帶路才行。我要去會館，就由湯姆帶你們去吧！老實說，我是有點私心，希望他跟你們多相處一會。」

電腦城初創之時，像紐約這類高樓林立的大都市重建工作，最傷腦筋。高樓的興起是因為二十世紀時，都市人口過度集中，土地價值高昂，兼以交通不便，唯一的解決方案便只有空間的垂直利用。

電腦時代以太陽為主要能源，而且是直接轉換應用，功率損耗還不到百分之一。商業又已式微，影音系統取代了各種聚會，高樓大廈便成了難治的惡癌。因為高樓接觸陽光的面積小，居住人口密集，加上反能量壓力需要的功率大，所有的能量都要經過幾道轉換，以電流的形式傳輸，其損耗相當可觀。

更重要的是交通方式，在電腦城中，直達車都是以接近「零磨擦」的水平運動，在定點間作慣性位移，比升降電梯的效率高出千百倍。再說，對已經長生不老的人而言，生存最重要的指標便是安全係數，也就相當於零高度。

當初建立電腦城最大的困擾就是既有的高樓，有位工程師提出一個「均衡模式」，建議將所有的大樓及平地，自最高到最低點平均，從該平均線腰斬，以高出之大樓填補不足之地面。

紐約的曼哈頓區與長島之間，有一條百公尺寬的東河，交通本來就靠著幾條橋樑地下隧道聯繫。以平均高度五十公尺為基準線，將高出的大樓切下來填海，以此建造了全世界最大、最理想的電腦城。

這些高樓聳立在地上，一棟棟都有其獨領風騷的歷史，要將它們腰斬，全靠一種電腦輔助的高功率激光切割器。在二〇年代，紐約、芝加哥、東京等地的摩天大樓走入歷史時，還曾演出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詩人戲說，二十世紀是「水泥叢林」時代，二十一世紀則一律打壓成「矽鍍薄餅」。

現今所稱的「蘇活」區，其實就是原址的地下遺蹟，「藝術人世界」是其中一個據點。原是一批鍾情藝術人士向電腦當局請願，希望給藝術家保留一個自由塗鴉的天地。自後，這個殘垣頹壁、不見天日的地下迷宮，便成為喜好探險、追求新奇的年輕人樂園。

姜森同琳達前往會館，湯姆與高采烈地領著四人，乘坐直達車，先到中國城。

在車上，大家先服食了飲料與補充體力的藥丸。又各自檢查了隨身的夜行器材，湯姆的家境很好，也備有效果一流的夜視鏡。

湯姆乘機說：「我能不能叫奧德麗一起去？」

杏娃說：「答應他。」衣紅高興地說：「好極了！」

杏娃接著說：「要解決姜森博士的問題，要先收伏湯姆。」

衣紅又對湯姆說：「我們正想認識她。」

文祥用指語問杏娃：「妳什麼時候也開始學用計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向衣紅學的，這招叫『愛屋及烏』。」

文祥說：「是恨屋及烏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冤枉我，我的心旁沒有山。」

文祥反而不懂了，說：「誰心旁有山？」

左非右笑著說：「了不得，杏娃知道易經中，山就是『艮』，心旁艮為恨也。」

湯姆興奮地接撥影音系統，不料奧德麗卻拒絕接聽。這種系統不論人在哪裡都可以收發，收者有權先察看是誰，如果不願意接就通不了。

杏娃又對四人說：「奧德麗和另一個男子在一起，她朋友很多。」

衣紅用指語問：「奧德麗愛湯姆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還不瞭解『愛』的條件，我只能判斷奧德麗對湯姆不利，湯姆的情緒影響姜森，姜森的態度和我們有利害關係。」

下了車，湯姆一語不發，在前面帶路。他走到站旁一棟倉庫的後面，從一個牆壁的裂縫鑽了進去。裡面是個黝黑的大洞，風聲颼颼，迴盪不絕，顯然是千孔百竅。大家順著斜坡下行，雖然有照明設備，卻是稀稀落落地，每隔十來公尺懸掛著一盞螢光燈，看上去很像電影中，二十世紀一個破敗貧窮的市中心區。

由於一時不能適應暗淡的光線，大家都戴上夜視鏡，這才看清全貌。這裡應該是某棟大樓被切斷後，剩餘的下半截。面積很大，起碼有數十畝，呈長方形一直向前延伸。遠處似乎是一扇扇落地窗，原有的隔間傾塌了，除了幾條經常有人走動、尚稱乾淨的走道外，到處是斷落破碎的水泥塊或磚頭。

湯姆說：「這裡是我們的黑森林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那裡的森林是綠色的。」

湯姆神氣地說：「我常用虛擬實境旅行，綠色森林我看多了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森林哪裡是給你看的？」

湯姆說：「那做什麼的？」

衣紅沉入了回憶：「不是做什麼用，那是我的家！我睡在樹上，跟小鳥說話，餵松鼠吃果子。那裡的空氣是甜的，水是香的的……」

湯姆笑了：「妳說錯了，空氣是香的，水是甜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唉！你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？沒聞過甜蜜的氣息？喝過香香的果汁？」

湯姆颯颯地說：「我是真不懂，妳能不能帶我去玩玩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呀！可是……」

湯姆小心地問：「可是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你喜歡打人，我怕……」

湯姆馬上變了臉，跨步疾行，不再理衣紅。

五個人走在小道上，腳步聲在雜遝的牆垣間振盪，顯得錯落零亂。

突然，三個黑影從路邊一個半傾的店面裡一躍而出，其中一人大喝：「喂！站住！你們來做什麼？」

湯姆忙說：「大頭！我是湯姆。」

大頭不理他，三個人繼續逼近，大頭說：「趕快滾回去，否則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否則怎樣？」

大頭嘻皮笑臉地說：「嘿！東方小妞！妳也想來找樂子？這裡沒有電腦管制，我大頭想怎樣就怎樣！」

湯姆忙攔在衣紅前面，說：「大頭，你不認識我了？」

大頭說：「你算老幾？給我閃開！」

湯姆大怒，罵了聲：「呸！婊子養的！」

杏娃忙說：「我會制住他，但是那三個人沒配電腦，我們不便出手，你們上！」

說時，正往前衝的湯姆好像被點了穴道般，呆立在原地，儘管目瞪睛突，卻是一點也動彈不得。

風不懼、左非右本來走在後面，見那三個人來勢洶洶，早就蓄勢待發。一得杏娃的指示，那還等得下去，兩人右手持電極棒，左手拿噴膠筒，一下子就衝到湯姆前面。

大頭一見湯姆受制，哈哈大笑：「你這小子，每次叫你關了電腦再動手，你就是忍不住，什麼時候才學乖呢？」他笑聲未歇，風不懼和左非右已跳出來了。風不懼原來就有武術根柢，只見他馬步一站，那副姿態就和影音節目中的大俠客一模一樣。

大頭等一見這副架勢，知道來者不善。大頭忙喊道：「快抄傢伙！來人哪！」

他的叫聲還在各個空穴嗡嗡激盪，剎那間甬道如有萬馬奔騰，四面八方都有人竄了出來。文祥與衣紅也不示弱，各自取出傢伙，面對一方，把湯姆圍在中間。不一會，在眾人四週聚集了幾十個形形色色的男女。他們大都站在遠處旁觀，只有四個高矮不一的壯漢走到大頭旁邊，低頭私語。

杏娃說：「我們已決定要整頓這些死角，卻不知道該怎樣下手。」

衣紅用指語說：「先讓他們開打，動手的就是該整頓的人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裡能量充足，我可以用無形罩保護你們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通知他們要裝得像一點。」

那邊幾個人商量完畢，各自選了稱手的鋼筋，將文祥等人團團圍住。不由分說，舉起鋼條就使勁揮打。

只見鋼筋上下飛舞，不斷打在五人身上。文祥等人只顧抱頭縮身，鐵棒落在身上叭叭作響，好像打在沙包上一樣。

打不了多久，有人累了，有人的鋼筋彎了，再一看被打的五人，個個若無其事。大頭心知有異，觀察了一會，大叫：「停！」

眾人立時停下來。大頭看了又看，說：「你們這些笨蛋！我們打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每個人都打得手軟汗浹，有人說：「我好像打在石頭上！」

大頭說：「你們有沒有帶私用電腦？」

一人說：「誰帶那個東西！」

大頭說：「那麼肯定不是幻境吧？」

另外一個人說：「肯定不是，我只怕他們是……」

大頭說：「別扯蛋！那是個黑鬼！而且他不可能離開地底那一層！」

另一個人說：「這些黃鬼都是布魯斯李的徒弟，所以不怕打！」

「有不怕打的人？我看是我們老了吧！」大頭回過頭去，對圍觀的人說：「你們誰的手癢了？都上來打，打傷一個給一包丸子，打死了加倍！」

旁觀的人早就等著這句話了，人群中立刻湧出十幾個瘋犬餓鬼似的男女。有人抄起磚塊，有人手持尖刀，也有拿著帶釘的粗棒。這些人窮兇惡極，「哇！」「喔！」地鬼吼，沒頭沒腦就往五人身上猛打。一時棍棒磚石交舞，滿場塵霧翻飛。

杏娃說：「可以了，我已經把外圍的人保護住了，你們用噴膠把他們綁住。不要用電極棒，他們經受不起。」

他們在出發前領到噴膠等工具時，雖曾一一試用，但沒真正上過場。左非右膽子最大，他取出噴膠，先往面前這個身上一噴，果然像蛛絲一樣，一條條細白的霧影由噴嘴中飛射出來，一碰到實物，立刻糾結成團。最厲害的是，那絲膠對動力特別敏感，作用力越大就束得越緊，起先被噴到的幾個人，立即被綁成一串粽子。

三人依樣學樣，一時滿場白霧齊飛，衣紅對為首的七人深惡痛絕，專門瞄準他們噴將過去。不到片刻，地上已倒了一大堆白色物體，先選一個個離的老遠，裡頭的人手腳兀自掙扎，漸漸被那白膠收斂的力量拉成一團。過了一會，一個白色巨型包裹成形了，裡面的沙丁魚整齊地排列成塊。

杏娃說：「不要管他們，我會派機器人來收拾。湯姆已經解禁，拍他一下就好。」

衣紅便在湯姆肩上拍了一下，他雖然身體被禁，整個過程卻看得一清二楚。這才知道眼前幾個人塊頭雖小，本事可不小，心裡總算服氣了。

圍觀的人早看得眼花撩亂，本來還為這幾個新來的提心吊膽。不料才三五分鐘，幾十個為害已久的「老鼠」群，就被一網擒住。有人大叫：「感謝上帝！」眾人喜眉笑眼、歡呼雀躍，興奮異常。

一個老婦人走過來，摸摸衣紅的手，說：「你們是人吧？怎麼不怕他們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為什麼要待在這裡？上面不好嗎？」

老婦人說：「唉！上面有上面的好處，只是太不自由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自由？只要不犯事，當局從來不管呀！」

老婦人說：「不犯事？那人活著為什麼？湯姆就是個例子，他喜歡來這裡，把電腦關掉，要打架就打架！你要知道，我們西方人蠻性難除，幾千年來一直視文明為枷鎖。好不容易爭取到自由，電腦一來，又把我們關進牢籠了！」

衣紅問：「難道這裡不是牢籠？」

老婦人搖搖頭說：「這就是你們東方人不能瞭解的了，不錯，這裡也是牢籠，而且是地獄不如的牢籠。但是，這是『我自己』自由選擇的！」

衣紅指著地上那團包裹說：「這些敗類也是他們自由選擇的！」

正說著，頂層一陣光華閃動，一條銀白管狀物伸了進來，「嗖」的一聲，就把那團白球吸了進去，轉眼一切又都恢復原狀。

老婦人皺起眉頭，說：「哦！原來你們是當局一夥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，但是請放心，我們不會干涉你們的自由。我只是好奇，妳既然這麼崇尚自由，為什麼不到自然環境去，卻寧願窩在這裡？」

老婦人對他們已起了疑心，問道：「妳們到底來做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要到『藝術人世界』找一個人。」

老婦人不再說話，轉身離去。

湯姆等老婦人走遠了，才悄悄地說：「這個女人以前很有名，人稱珠寶大王！」

「珠寶大王？是不是黛薇夫人？」左非右驚訝地說。

「好像是吧，我們只叫她夫人。」湯姆說。

「嘎！是她！」左非右臉上閃過一絲光彩：「黛薇夫人在二〇年代風靡了全球，她擁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鑽石、珠寶，連鎖珠寶店有一百多家。僅僅在曼哈頓的百老匯大道上，就有十幾家分店，從加工廠到門市部，應有盡有。」

「珠寶有什麼用？只是一種光學現象而已！現在利用分子排列技術，什麼珠寶不能大量生產？而且比自然界的更精美！」衣紅一向沒把珠寶放在眼裡。

「對你我算不上什麼，可是對黛薇夫人就不一樣了，她的王朝幾乎在一夕之間被摧毀了，她一定把電腦恨入骨髓。」

「我們快去『藝術人世界』吧！」文祥知道一扯下去又是沒完沒了。

於是湯姆繼續帶路，四人隨後，在他們身後還跟了幾個好奇的閒人。

穿過了幾處坍塌的牆垣，再鑽進一個洞口，眼前豁然光明大放，原來這裡吊著一排排典雅的煤氣燈。湯姆解釋說，最初當局只支援有限的電力，後來有人發現地下有大量沼氣，特意收集了來點燈，但只供部分人使用。

這裡是一個大廳，約有十畝的空間，高度只有兩公尺多一點。四處圍著齊頭的矮帷，將大廳分割成好幾區。牆上掛滿了圖畫，一地的顏料、畫布、刷子散佈，有人埋首作畫，有人在幻境休憩，也有些男男女女扭成一團，正效法於飛之樂。

藝術實際上是人心探索的最高境界，可分為文學、音樂及美術三大類，分別代表人類的思維心智、音響感應及視覺認知等範疇。美術這一項又可概分為建築、雕塑及繪畫三大領域，這個「藝術人世界」，實際上是一個繪畫美術館，想要在黑暗中描摹出光明。

新時代來臨後，人類對智慧的認知更進了一層，美術的方向又有了大幅度的變革。根據智慧學的定義②，「美感」不過是一種生存的策略，迫使感覺作最有效的選擇。人是一種適應力很強的生命體，適應的結果便是能夠平安的生存。因此，舉凡利於平安生存的各個因素，都是美感的必要條件，讓人產生親切感，逐步誘導。

生存的必要條件，一是刺激的某種性質有利於感官的辨識，比如靜中的動感、動中之靜態，或是對比、規律及新奇性等變化，都可稱為美；其次是習慣性，所謂適應的環境就是一再重複、且必然具備的條件，有利於意識認知者；第三是親和經驗，這一點純屬個人主觀，完全無法以理性與他人溝通。以上三個條件，共同形成了美感。

近代由於攝影術的興起，美術工作者受到極大的挑戰。尤其在工業文明的環境中，一切以商業利益為導向，商業首重行銷，行銷則需依賴代理人制度。於是原本單純的美術作品，淪為行銷人員生財的資產。他們任意包裝，冠以各種「時髦」的代名詞，作踐藝術，誤導群眾，但卻滋補繁榮了市場。

人們朝夕受到媒體廣告的轟炸，遇到各種「新奇」的挑逗，早已習慣了那些時髦的代名詞。再加上對名、利的親和性，大眾完全無視於他們所面對的作品，只滿足於那種「代理性的美感」。久而久之，鈔票遊戲便主導了美術的廟堂。

美術的發展可概分為四個階段，兩三千年前是原始時期，那時的美術是純真的、自然的，沒有技術的渲染，也沒有價值觀的混淆。這時期的作品，多半表現在山洞石壁、崖面以及陶瓷作品的釉彩上。

隨著時光的流轉，人類進入文明社會，君主、宗教立刻看中了美術影響視覺的價值，美術品成為一種歌功頌德、踵事增華的虛飾。在古典時期，美術淪為高尚的奴隸幾達千年。舉凡帝王的陵墓、教堂的裝潢等，均是美術堆砌成的殿堂。這個時期是以中世紀的基督文明與希臘、拜占庭、查理曼、鄂圖、羅馬美術為主。

到了十四世紀，文藝復興掀起了人類自覺的新頁。美術家們心自問，為什麼一定要為帝王或貴族服務？為什麼美術所表現的，儘是些上帝、天使等不食人間煙火的題材？當美術家揚棄了貴族及教堂時，小市民也覺醒了，他們受賜於中產階級的興起，他們也需要裝飾，成為畫家的新衣食父母。

當然，最有力量的是國王、貴族與教會。這時期的大師有達文西、米開朗基羅、拉斐爾、羅倫傑提、提香、魯本斯、哈爾斯、林布蘭等人。他們的技術已達爐火純青，他們的境界也近乎神祇，後學只能望油彩而膜拜。

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，物質文明君臨大地，時代在蒸氣火車拖曳下，盲目的向前飛奔急馳。人們習見的恒定價值觀破滅了，新生事物層出不窮，時間空間也無盡地擴展。美術家懼於攝影術的侵襲，他們投入新的、與攝影反向的表現方式，最後終於遁入虛無！

無人能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面前抬起頭來，除非是另起爐灶（這又是東方與西方最大的不同，古代東方人多不求私利，不計較個人聞達。所以中國古代常有「偽書」、「偽畫」出現，讓「文化考古」、「藝術鑑定」等專家學者大傷腦筋）。於是「新古典主義」誕生了，他們不屑於描繪諸如衣褶裙襖等細節。「浪漫主義」隨之而起，他們進一步要求回歸自然，反對矯飾做作，一任感情流露，哥雅、安格爾、德拉克魯瓦、杜米埃等之作品均如此。繼之，「寫實主義」又舉起了反對浪漫主義的旗幟，他們堅持只畫眼睛看得到的事物。寫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庫貝爾就曾說過：「我不能畫天使，因為我沒見過。」

然而，畫家畢竟要發揮個人的想像力，馬內、莫內、雷諾瓦、狄加斯、惠斯勒等人又開創了「印象主義」（實際上是別人加封的）。塞尚更進一步推進到「後期印象主義」，秀拉、梵谷、高更、勞特利克等都是歷史上著名的代表。他們的作品均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，完全擺脫了傳統的束縛，但是仍符合視覺藝術的原理。

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，開始在畫布上灌注了金權的色彩。是否符合視覺原理已經不重要，只要能找個理由，證明自己與別人不同，再由商人決定能否喚起大眾的注目。只要有錢可賺，便有更大的資金挹注，美術終於成為金庫中的珍藏。

「象徵主義」出現了；「表現主義」的「野獸派」嚇走了藝評家；「抽象派」又趕走了一批美術的死忠；「立體主義」更中飽了一票人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還有人炒作不休；「未來主義」當然要作時空旅行，走向無人理解的未來；「新造形主義」則有脫離現實的「幻想派」；「達達派」就是達達，徹底破壞了形象；「超現實主義」只是名稱不同，反正除了生意人，已經沒有人搞得清什麼是什麼了。最後黔驢技窮，什麼花樣都變不出來了，「歐普藝術」、「普普藝術」、「觀念藝術」便替美術唸經送終。人們終於發現，不需要美術也能活得好好的！要裝飾牆壁，掛幅美女海報更為精采！

商人掌控了專家學者及媒體，成為二十世紀的主流，他們用「美術史」偷天換日，把視覺藝術轉移成對「記憶力」的考驗。那些不懂或記不清美術史的人，完全無法理解眼睛所看到的是什麼！然後就有人過來，搖搖頭說：「憑你也配欣賞藝術？」

到了新時代，由於商人的影響力式微，電腦城的美術博物館內，只陳列十九世紀以前各個大師的作品。那些作品都是以分子複製技術再造、難辨真假的複製品。至於「象徵主義」以後的作品，只是在美術史的記述上，略提一筆而已。

顯然這個「藝術人世界」是一些追求自由的美術家，一個別出心裁的洞天福地。他們具有人類最原始的感受，想在這個世界留下他們的畫跡。只是在前人都已走投無路後，他們還能有多少揮灑的空間？

湯姆走到一個長鬍子青年面前，問道：「納金高在嗎？」

那青年手忙腳亂地想打開一個盒子，頭也不抬地說：「他死啦！」

「死了？」

「死了！」他雙手猛捶桌子，顯然正為打不開盒子而生氣。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怎麼不可能？」那青年火氣沖天的說。

「什麼時候死的？」湯姆耐著性子問。

「我怎麼知道！」他已經不耐煩到極點，大聲說。

「死在哪裡？」湯姆完全看不出別人的眉眼高低。

「這個死人，給我這個死東西！」青年氣得手往盒子上一拍，盒子破了，裡面冒出一陣黃煙。風不懼反應敏捷，立刻一把推開那青年，眾人見狀也都閃過一邊。

那黃煙帶著劇臭，迅速的蔓延開來。風不懼忙取出噴膠器，將那盒子裹得密不透風。儘管如此，那青年還是吸進了一些，立刻感到頭暈眼花，作嘔欲吐。

杏娃說：「把他的微機打開，我們會給他治療。」

風不懼照做了，微笑說：「這些人和我們以前一樣，一出城就把微機關了。」

衣紅也笑著說：「只怪杏娃不好，讓人失去信心。」

杏娃說：「從來沒有信心的人，怎麼會失去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杏娃又進步了，會反駁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叫進步？小心有一天她進步到要打人！」

杏娃說：「快辦正事吧！在這裡我的感官還沒有建立，全靠文祥腕上的佛珠，最好文祥把手舉高一點。」

此時毒氣散開，大廳中臭味瀰漫。有人受不了，急忙奔出大廳，也有人赤身裸體、神色驚惶，不知出了什麼事。在混亂中，一位中年男子跑過來，他先檢查那個倒在地上的青年。看看沒有問題，便站起來，問湯姆道：「湯姆，這四個人是你帶來的吧？」

湯姆說：「是的，他們來找納金高。」

那人懊惱地說：「納金高？他又惹了什麼事？」

湯姆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問他們吧！」

那人便向衣紅等自我介紹說：「先謝謝各位，我叫愛迪生，是這裡的會長。納金高的行為與我們無關，老實說，我們只是藝術家，其他的什麼都不懂。」

文祥也為他介紹了同伴，說：「可能沒什麼事，也可能是大事。總之，當局要問納金高一件事，他只要老實說就可以了。」

愛迪生便回頭，大聲喊道：「有沒有人看到納金高？」

一個穿著破爛、渾身油彩的小個子，聞聲跑到愛迪生身邊，悄悄說：「我知道他去哪裡，可以說嗎？」

愛迪生說：「當然可以。」

那小個子抓耳撓腮，欲言又止。他抬頭一看，六雙眼睛都瞪著他，他一緊張，轉身就要開溜。湯姆一把將他抓住，說：「別溜！快說！」

小個子嚙嚙的說：「他……他又死了！」

「又死了？」湯姆詫道。

「是的，他說不許告訴任何人！」

愛迪生忙解釋說：「納金高是個『行動藝術家』，他以死亡作為藝術訴求。」

文祥聽不懂，重複了一遍：「死亡作為藝術訴求？」

愛迪生說：「只是一種休眠，有人稱做詐死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呢？」

愛迪生也覺得不可思議，便問小個子說：「菲力，為什麼你不敢說？」

菲力說：「因為……他沒有死！」

愛迪生說：「不然怎麼叫『詐死』？那只是表演，就像你的畫一樣。」

菲力說：「可是……有人會死！」

愛迪生一驚，說：「你說什麼？誰死了？」

菲力說：「維辛康提死了！」

愛迪生用力抓住菲力的臂膀，緊張的問：「死了？他怎麼死的？」

菲力說：「納金高逼他一起死，維辛康提不肯，納金高把他拉下去了！」

愛迪生知道問不出名堂來，便對眾人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們跟我來。納金高的表演方式，是以假死狀態，睡在密封的棺材中。因為他學過瑜伽，可以龜息達一個月之久。只是這種藝術沒有欣賞價值，我們也不大管他。」

菲力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棺材……不是……密封的。」

愛迪生說：「胡說！我親自檢查過，是密封的！」

菲力說：「那是做給你看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大家已轉過幾處滿是雜物的區域，穿過一些好奇的人群，一行人進入一個昏暗的隔間。房間裡空空蕩蕩的，正中擺著一具漆黑的棺材，四周壁上掛了幾幅陰陽怪氣、神鬼難分、恐怖駭人的油畫。

愛迪生走近棺材，對眾人說：「這就是他的道具，我本來不贊成他加入。但是他說得也有理，既然沒有人能給藝術下定義，就不能否定他是藝術家。」

文祥指指棺材，說：「能打開來看看嗎？」

愛迪生說：「照理是不可以的，在他練習期間，我們不該打擾他。」

菲力說：「可以！我們偷偷打開過。」

愛迪生說：「怎麼可以？這樣會害了他。」

菲力說：「不會！他不知死到哪兒去了！」

愛迪生說：「難道他在變魔術？」

菲力說：「我不知道！裡面是個大洞！」

愛迪生始而恍然大悟，繼而又迷糊了，說：「原來如此，可是這個洞能通到哪裡呢？地下層嗎？不可能！那裡是有去無回的！」

風不懼懶得聽他們囉嗦，上前便要掀棺蓋，不料蓋子非常沉重。左非右也上前幫忙，文祥還想阻止，兩人合力已把蓋子推開，眾人立刻感到陣陣陰風，以及一股刺鼻的黴味。菲力說得沒錯，裡面果然是空的，好像是一個通往地下的門戶。

文祥正要說話，忽然聽到大廳中有人高呼：「快逃，納金高留下的盒子好臭！」

大家往大廳方向一看，果然隔間的上方又有黃煙冒起。愛迪生一見，顧不得多說，回頭就跑。菲力也跟了過去，把五個人丟在這裡。

衣紅當機立斷，說：「我們下去！」

文祥戴上夜視鏡，伸頭向下探了一探，說：「可以下去，下面好像是影片中看到的停車場，不過有兩三公尺高，有繩子就好了。」

「要繩子？容易！」左非右取出噴膠器，在地上噴了一條兩公尺長的白線。這種噴膠一遇到空氣，很快就乾固，質地堅韌異常。左非右等它乾了，從地上扯起來，正是理想不過的一條繩子。

五人援著繩子進入地下停車場，裡面居然還停了不少灰塵滿佈的車輛。湯姆一見，興奮異常，三步併兩步，走到一輛汽車旁邊。他只在立體影音中看過所謂的汽車，這時親手摸到，便試著打開車門，想坐進去裝模作樣一番。

衣紅本來和他一樣童心未泯，見湯姆如此猴急，弄得塵土飛揚，她反而不好意思開口要坐車了。

文祥走在前面，不停地回頭催促：「湯姆，快走吧！」又問杏娃道：「這些車子能做交通工具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看衣紅快急瘋了……」

衣紅急道：「胡說！妳誣賴我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已經準備了一些能量，本來想改裝一部法拉弟跑車，讓你們在紐約地下見識見識，可是衣紅說……」

衣紅搶道：「衣紅說杏娃既體貼又解語，跑車太小了，要來部勞斯萊斯！」

立刻，紅光閃過，一部嶄新大紅的勞斯萊斯，端正正地停在他們面前。衣紅是早有準備，一個箭步搶在三人之前，跳上駕駛座。風不懼和左非右也不甘後人，文祥見湯姆驚得呆了，對他說：「有這麼漂亮的女司機，還不趕快上去？」

湯姆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「這是魔術還是幻境？」

衣紅一看面前的儀表，這才傻了眼，大叫：「杏娃！這怎麼開呀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是司機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小孩子還是不懂事！放乖巧些，否則我不喜歡妳了。」

湯姆上了車，東摸摸，西看看，再聽衣紅自說自話，他更糊塗了：「真奇怪！這不像是幻境，我們到哪裡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還是我來服務吧，只是路況不好，大家坐穩點。」

雖然路面碎磚礫石滿佈，但在電腦的驅動下，車子與其說是滾動，不如說是飛行。出了停車場，前面正是曾經風光一時的百老匯大道，此刻在車頭大燈照耀下，明暗頓分，眼前淒慘的景象，確能讓人興起今夕何夕的感歎。

離地面三五公尺的頂部，一律是平整的黑色建體，那是電腦城的基部。原有的建築都整齊齊地承接著電腦城的地基，在路面較低的地方，還可以看見一些殘破的、半截的招牌。較高處幾乎與地基相銜接，只剩下一、兩公尺高度，恰容車身通過。

最令人怵目驚心的，是一些東倒西歪、藕斷絲連的鋼筋結構體，不是橫亘面前，便是凌空危懸，猶自搖搖欲墜。地上積灰深厚，車過處便捲起一條灰龍。在相連數百公里的地洞中，車子呼嘯而去，迴聲蕩漾，轟轟隆隆，甚為驚人。

不多時，杏娃說：「我已經追查到兩個人的行蹤，這就帶你們過去。下次要用車時，隨時通知，不另收費。」

衣紅叫了起來：「喔！那現在要收費囉！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，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」

衣紅問：「誰付？」

杏娃說：「公事公辦，公家付。」

湯姆見衣紅高聲說話，眾人只微笑而不答腔。他更糊塗了，咕噥道：「這個夢做得也很奇怪。」

車子停在一處有半塊招牌的店面前，自動玻璃門才開到一半，就被封凍在時間裡了。奇怪的是玻璃門窗看起來相當潔淨，彷彿有人經常拂拭。櫥窗內還散佈著一些珠寶，只是四下空無一人，看上去十分詭異。

在車燈照射下，那些珠寶熠熠生輝。湯姆兩眼又被吸引住了，他迎上前去，取下夜視鏡，貪婪地吸吸著那晶瑩透明、五色燦爛的奇景。等大家都下了車，車形頓隱，眼前又是一片黢黯。

在夜視鏡下看到的不是光線，而是物體能量波的變化與遠近，沒有色彩。原本眩目的寶光異彩，在車燈乍滅後盡成烏有，眾人所面對的，只是一堆碎石而已。

衣紅對湯姆說：「傻子！這種石頭我家鄉滿地都是，沒有什麼好看的。」

地上明顯有兩個人行進的腳印，大家循著腳印，走過一排排的櫥櫃，一直走到後間。這裡所有向上的通路都已堵死，只有一個往地下室的階梯。那些腳印果然也是一步一步循級而下，左非右走在前面，他向四人做了個手勢，大家小心翼翼地走下去。

底層也是個停車場的格局，顯然重新隔間過，已改建成一個居室，其間燈光閃爍略可視。室內家具件件精美絕倫，光看那鏤花的雕工，就猜得出價值不菲。地上鋪了好幾層地毯，不知是為了防潮，還是地毯太多了，不得不堆疊在此。

裡間有燈光射出，隱隱有說話聲傳來。眾人附耳牆垣，只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平靜地說：「全在這裡，沒有了。」

「別騙我，我要那個『帝王之眼』！」

「你不信我也沒法子！」

「維辛康提！繼續找！找不到你也得死在這裡！」

「納金高！講點道理嘛！到處都翻遍了！」

「啐！跟你講理？你一直在唬我！到底老太婆給了你什麼好處？」

那蒼老的聲音說：「你以為我怕死？我早死了！」

納金高說：「我管妳死不死？待會我讓妳痛苦得想早點死！」

「你不是已經試過了嗎？我老婆子沒哼一聲吧？」

「我的工具沒帶來，等一下我回去拿。」

「別做夢了！剛才我看到當局派人來找你，你回不去了。」

「妳搞錯了！我是要回西部去！不然，這些鑽石我有什麼用？」

「奇怪！西部的人要鑽石做什麼？」

「做什麼？妳做夢都沒想到吧？妳替我們保留了大量的天然鑽石，正好讓我們切割『中子石』。我們試過人造鑽石，可惜硬度不夠，只有九點五、六，我們一定要硬度為十的純天然鑽石，所以非帝王之眼不可！」

「我做了一輩子寶石生意，從來沒聽說過什麼中子石。」

「這就是妳孤陋寡聞了，妳見過最重的寶石是什麼？」

「應該是鉻石了，比重為六。如果你要，我有一粒紫紅色的，是鉻石中的極品，就在前面櫃子裡。」

「我只是好心告訴妳，中子石的比重是一百多！地球表面是軟的，就有也沉到地心去了，在地球上找不到這種石頭的。」

「那你怎麼會有呢？」

「我哪裡有？是我的同伴在火星上的硬岩中找到的，但是又沒有工具切割！我們奉命到全世界找那些著名的天然鑽石。妳的底細我一清二楚，如果不是上面逼我馬上動身回去，我還要找那顆『世紀之光』哩！」

「世紀之光？我找了幾十年都沒找到！」

「佩服我的本事吧？所以，帝王之眼一定在你這裡，老老實實拿出來，對大家都好！你不是發過誓要保護這些鑽石，讓它們作出最大的貢獻嗎？」

「可是它真的不在這裡！」

納金高忍耐不住了，怒喝道：「老太婆，我好話說盡了，別怨我狠！」

「放開我！」

「哈哈！你以為我是傻瓜？你手指一動，千斤墜就下來了！」

「你也別太囂張，在這一行總聽說過地獄王吧？」

「嘿嘿！地獄王又怎樣？老子有黃道會撐腰。」

「那你就等著瞧吧！我有王爺的護身符！」

「去你的鬼王爺！老子就不買帳！」話聲未止，只聞極清脆「啪」的一聲，突然就是「咚」然悶響，一個重物摔在厚厚的地毯上，隔了好一會，才聽見一個有氣無力的哼聲。眾人知道納金高要下毒手了，不約而同地便向裡間衝去。

哪知道裡面竟空無一人，對話聲也中止了，一片死寂。再看四周，什物被翻得七零八落，散佈一地。牆上是整張阿拉伯式的嵌金壁紙，就是不見門窗。

大家四下找尋，顯然除了來路之外，別無出口。四周闐無人聲，五個人又找不到其他出路。衣紅敲敲牆壁，響聲相當結實，壁體起碼是幾十公分的水泥結構。奇怪的是，剛才那陣對話的聲音又是從哪裡傳來的呢？

眾人一籌莫展，文祥便問杏娃：「他們人在哪裡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前面一點鐘方向，有個很漂亮的盒子，聲音是從那裡傳來的。」

文祥依言一看，原來是個舊式的擴音器，多半是因為懷舊，屋主經常開著。文祥沿著電線摸去，線路一直延到牆角一個細縫中。他再仔細檢查這堵牆，發現上面有一條垂直的細縫，而這條細縫上的壁紙，也有一道折疊的痕跡。

「是這裡了，快來找開門的機關！」文祥大喊。

幾位男士立刻興奮地過來，各在牆上有系統地上下左右搜尋。只有衣紅遠遠地站著，一下子頓足，一下子咳嗽，一會兒又坐在沙發上苦苦思索。

文祥回頭對衣紅說：「妳累了吧？先休息一下，這些事我們男人比較在行。」

衣紅也不理他，大家摸了半天，確定門就在這裡，可惜無法打開。湯姆看牆上找不到機關，便彎腰掀開地毯。

左非右見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怎麼翻得動地毯呢？」

不知這句話怎麼觸動了衣紅的靈感，她試著輕輕拍手，發出清脆的聲音。果然，她剛拍了兩下，那門便應聲隆隆啟開！

眾人大喜，一起走進去，裡面是間更豪華的臥室，燈光如畫，內側有一門洞開。一位老嫗昏倒在地上，各式各样的珠寶散得一地，精光耀目，閃閃生輝。

大家都看呆了，湯姆蹲下身去，順手一抓就是滿捧的珠玉。他簡直不敢相信，看了又看，一把一把地撈起。他看衣紅目不轉睛的呆樣，便說：「妳家鄉也有這麼多好看的石頭嗎？妳怎麼捨得離開呢？」

文祥和風不懼追到門外，杏娃說：「不用追了，他們有接應，已經從海底潛逃了。只要他一出面，我們就會從衛星上監視。我已經通知黑隊長了，他們想用鑽石切割中子石，理論上是可行的，真要成功，麻煩可大了。」